

中國書

三書

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九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書畫全書 9 / 盧輔聖主編 一、2版(修訂本)·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725-989-3

I. ①中… II. ①盧… III. ①漢字—書法—藝術

理論—中國—古代—文集 ②中國畫—繪畫理論—

中國—古代—文集 IV. ①J21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233132號

目 録

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卞永譽・一

式古堂書畫彙考(中)

下永譽撰

東坡書醉翁亭記卷 原文不錄

此宋學士蘇公東坡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于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業亡之。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灾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裏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猪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綿裏鐵也。夫有志于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書之。吳興趙孟頫。

蘇東坡書楚頌并菩薩蠻滿庭芳詞卷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度九月間抵宜興而十月二日寫此帖。開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已而至泗州。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在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游常州僧舍。又有湛湛清池五月寒之句而謝表云。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疑即五月也。是月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韵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潤之金山贈以古詩。皆赴登時所作。其冬到郡五日而

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集中班班可考。種橘之約遂墮渺茫矣。此帖今藏寓客董伯球家。董氏世為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球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

公熙寧中倅杭。沿徽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之語。卜居權輿于此。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辨御史黃慶基論買田事云。貴黃州日。買得宜興姓曹人一契田段。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差官斷遣。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原價收贖。今公孫曾猶食此田。豈曹氏理屈不復可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菩薩蠻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只為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造物游。有書仍懶著。且漫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

滿庭芳 并序

予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願謂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青山破。群仙笑我。千縷挂烟蓑。

後詞作于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到常州。尋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為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蓋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為駛耳。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為奇觀。取名于此詞云。主簿朱冠卿。

宜興續編圖經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為書曰漢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銅沈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并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

予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間凡六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暇也。今者避暑杜門。因睹茲帖略哀遺迹如右。其詳則俟博物之君子。七月二日。東里周必大題。

坡老墨迹。三尺童子亦知敬之重之。不待贅語。惟其處羈困流落之餘而泰然不以窮達得喪累其心。此坡老之所以深可敬重者。予故表而出之。壬戌季夏中浣。清源曾從龍君錫書。

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逼于委寄悵然自失。李文正公辭榮鼎軸。便欲為洛中九老之會竟以事奪。蘇文忠公亦欲買田陽羨。種橘荆溪。南歸及門賁志以沒。士大夫出為時用。雖致位通顯皆有歸營菟裘之心。然係縻于君恩。推葺于私愛。獲遂其初志者幾人。余蒙同官董掾出示先世所藏楚頌帖。三復而有感焉。敬書其末。嘉定辛未閏月七日。溫陵莊夏子體書于江寧館。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于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為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孟頫題。

歐公家潁川。坡老田陽羨。是皆非吾土。而乃此留戀。種橘知何

時。何時歸去兮。歸而謀之婦。惜無李衡妻。滕斌。

坡仙足迹遍天下。到處即視為傳舍。作冷泉主。蒜山房客。海北天南。九萬里風何時果能得駕。晚歸陽羨。將卜居逍遙。游乎田野。楚頌之謀未成。楚些作矣。惜也。南陽仇遠與古涪文心之新城羅雲叔同觀于西湖之東。

南荒九死幸生還。種樹書成手自刪。赤壁夢難同楚頌。洞庭樂不減商山。人生墮地少如意。老子對天無愧顏。千古菟裘有遺恨。斷圭殘璧自人間。錢唐白珽。

楚國大夫曾頌橘。眉山仙子欲求田。荷衣千古秋風急。底用臨文更惘然。丹丘柯九思題。

泰定二年乙丑四月十五日。京口郭昇張監陵陽牟必勝同觀于宜晚樓。

人生到處知何似。却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此蘇長公詩也。弼嘗謂非東西南北人未必深領其意而此帖亦一指爪也。九思謂臨文更惘然。信哉。張弼識。

坡公楚頌帖。予舊藏其石刻而缺其後二行。頗以為恨。蓋其石已亡也。吾友李舍人應禎乃得其真迹來示。覽之躍然。蓋當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談及陽羨山水之勝。約終老此地。後竟買田其間為定居之圖。今觀周益公題此帖。以公自海外歸薨。種橘之約遂墮渺茫。若為公深惜者。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為于天下而未遂者特區區一園亭之間三百木奴而已乎。吳寬謹題。

東坡惠州帖

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鰲面爾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予問其所

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托此文以不朽也。東坡居士題。

東坡書雖自成一家人。然其用筆一一皆出古人。故能名世傳後耳。

若率意師心。自以為盡善盡美。其誰肯從我也耶。關款

東坡先生飽吃惠州飯。雖患難流落而忠義之氣終不可屈折。故字畫視平生為尤偉。叔黨嘗謂先生筆法師顏魯公而潘延之語頗濱亦然。此帖實援蔡明遠例。豈獨其事之偶同。所謂字畫之妙名節之重蓋于公無愧焉。陵陽牟巘書。

清風不遠一萬里。古墨至今三百年。為予寄語雪堂老。相逢已卜歸來篇。南陽徐天翼。

契順南行志亦堅。惠州墨迹尚依然。臨文已識坡仙意。不必淵明第一篇。齊東劉九萬。

坡仙氣節文學冠冕。百世下至樵夫漁父皆知其名而當時權幸媚疾□憎反眼切齒必欲置之死地。不知公薑桂之性到老愈辣。雖放浪嶺海而浩然之氣嶢然之節以詩文自娛曾不少挫。契順一緇衲耳。乃能不遠數千里。持書問亡恙。至舉顏魯公以字遺蔡明遠為請。擬人必以其倫。順亦賢矣。縉紳之士聞其風者能不有愧也哉。梅泉叟王方叔書。

東坡恕察帖

令弟不及別幅。惟恕察。見舍弟幸為道無恙也。浙中有幹示諭。軾再啓。

右宋文忠公蘇翰林恕察帖真迹。言簡而意足。忠厚之氣藹然。奎

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若宋末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遂昌鄭元祐敬觀。

東坡琴操帖

琅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作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其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辭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于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于東坡居士為補之云。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黃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惟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為琴而以學者為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廿四日蘇軾書。

荷黃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志士仁人□□□之心。千古一轍也。故曰思翁無歲年。又曰此意在人間。蘇公可謂不孤後學矣。紹熙壬□□州尹江陵項安世書。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為何人所藏也。一日偶閱虞邵庵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字。謂梅亭為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實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崇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且謂公平

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嘗為李公所藏無疑。邵庵又言：公圖書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百于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稿序，邵庵為其孫積而作，去公未遠，且其子孫知好文事，已有散失之語而予乃欲聚而得之不亦愚耶？坡翁翰墨尚俟博雅君子品評未暇論，予特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嘆息者在故題之。成化庚子二月壬戌，寬書。

東坡書師法顏魯公，其行書類楊凝式維摩經書，吾友原博書又宗坡翁，策助翰墨間則太師真傳在鹿場居士矣。此醉翁操曾經李梅亭八印所識，知為至寶。第細玩其轉折之間，滯而不勁，不能無鐵石之疑，然其紙似嘗入水，豈為蛟龍所吞吐而然歟。大雅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豈特典刑而已。庚子年五月丙午，昆山陸鉞題。

坡翁村醪帖

村醪二尊獻張平陽

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瓮列床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

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王謝看。□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為語雕肝。□□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

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肩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鬚翁竟作何官。

東坡先生一時翰墨衣被天下，雖中更禁絕而流傳猶多，以集之寡陋所見何啻百十。雖老少工拙不同要是天下風致非凡俗可知也。仙井虞集書。

古人不可見，所可見者紙上之遺文耳。故誦其詩律者如聞其言。

觀其書法者如對其人，公所以為百世士者詎非此耶。惟具眼者知之。陳復。

張宣公云：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其平生大節如此。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于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此詩字畫雖出于一時率然之作，以南軒之言求之，信可寶也。龜蒙後學孔濤題。

右東坡先生詩凡六首，集中皆闕不載，它日好事者或為之補遺尚有取也。至順元年九月二十日，後學東陽黃潛書。

甘露滅謂：歐陽文忠公不喜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先生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平。豐妍瘦硬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今觀此卷筆畫秀整，可謂豐妍者也。況是六詩皆集中所失載，良夫得之遂幽軒中與士君子一時賞鑒，溪山佳氣不翅頓增十倍。噫，前古名賢翰墨，不幸淪落浮俗富家，十襲寶秘卒為蠹魚窟宅與塵垢同盡者比比有之，聞良夫之風亦當少愧。西麓山人智及。

東坡先生詩筆高妙今古，豈俟予言之，而此卷固不可得也。況仙井虞公芝岩陳公山東孔公東陽黃公四君子之贊詞翰又絕世，尤不可得也，以二不可得而言之，非寶而何。洪武辛亥春，馬生持此卷來，余深愛之，以置諸左右。又一年，壬子秋八月既望又六日，中吳徐達左謹書。

坡翁此卷筆意似徐季海，尤覺天真爛漫也。癸丑中秋同王季耕觀于徐良夫之耕漁軒，倪瓚。

東坡先生世所罕有其墨迹之真者，良夫今藏此卷，豈易得哉。吳郡張常明。

此卷舊藏光福徐良夫教授家，據東陽黃文獻公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一字不

存者頗多。則此卷雖脫落為幸甚矣。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且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為幸益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于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成化戊戌歲春二月癸卯。延陵吳寬題。

後十年。再觀于葑門錢氏。為之慨然。寬。

東坡泛舟詩并簡

草書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來字

詩闕

余謫居黃州。州通判承議郎孟震字□之頗與予相善。光州太守曹九章以書遺予。朝中士大夫謂之孟君子。予徐察之。真不忝此名也。震鄆及進士第。無他才能。然方京東狂人孔直溫以謀反下獄。事連石介守道之子。一旦捕去。且四出捕人不已。震與守道雅故。素不識韓魏公。以書抵公。具言直溫狂人無能為而守道以直道死其故家流風決非與狂人通謀者。魏公感嘆。即為上。震如言。以故直溫獄。慶其所全活者甚眾。震字中有一泉甚清。大旱不□。余因名之君子泉而子由為之記。元豐六年十一月七日記。

蘭池虞堪謹觀。

右蘇文忠公真迹一卷。公之書縱橫斜直。雖率意而成無不如意。深賞識其妙者惟涪翁一人。圖活道媚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蓋其才德文章溢而為此。故綢繆鬱勃之氣映日奕奕耳。若陸東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置之顏魯公楊少師蘇文忠公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倪瓚。

古人之墨迹雖更千百載愈久而人愈重者何哉。非惟重其字。蓋敬其人也。坡翁之名貫于今古。樵夫孺子皆知之。矧學其為人而為其法者能不敬慕之歟。此卷前者得于種福僧舍。後字得之馬生。

洪武壬子秋九月。東海徐達左整而題。

癸丑八月八日。固始王畹觀于徐良夫氏之耕漁軒。是日雨氣作涼。庭無來迹。展玩再四。因得窺見筆意。

東坡先生文章氣節震耀一世。因孟君子之行事特為之記。使頑懦之夫有以奮激扶直世道之盛心也。豈特翰墨之妙而已哉。良夫宜葆之。南昌盧熊記。

東坡先生文章忠義為一代偉人。于書法波磔之工固不待論也。臨學之士當自思之。庚戌三月望日。吳興楊勉。

石徂徠之德。孟承議之功。蘇黃州之真迹。三者皆足以并傳不朽。敬仰敬仰。四明陳敬宗拜書。

成化戊戌歲五月廿六日。長洲吳寬與吳江史鑑游銅坑山。觀于下庵舟中。

蘇雪堂千文卷

草書 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筋云。又見俞氏東坡黃蠟箋上千文一卷。字大如錢許。全法藏真筆意。後有漫題三段。係連幅。則翁本色書也。右帖筆如游龍。墨如凝漆。原屬劉完庵故物。近質伯兄以繩處。左方啓南原博玄宰三跋尾極推許之。好奇者謂為王逸老書非也。

東坡書養生論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必有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枵然思食。而曾

子衿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栖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而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熏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悉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熏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燒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蓄。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闕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嘆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于

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已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勝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途。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弦。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為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予病。故手寫數本。其一以贈羅浮鄧道師。紹聖二年四月八日書。

蘇文忠公乞居常州奏狀卷 小楷書

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騎都尉臣蘇軾。右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得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費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為生。犬馬之憂饑寒為急。竊謂朝廷至仁。既

已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于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騎都尉臣蘇軾狀奏。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章豈待贊嘆。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視。豈以窮達得喪動其心者哉。文集亦有此一奏稿其詞加詳。意者以此狀為簡略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文者想例以為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輒疥卷末云。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若書于四明貢院。

案年譜。先生年四十九歲有量移汝州之命。在筠州留十日。有與葉致遠唱和詩。又有送沈述赴廣詩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今此奏狀則正其時也。今其真迹乃出于宜興徐文靖公家。而筆力遒勁。體格雄杰。仿佛有黃庭樂毅等法。不知何事散落人間。今梁溪華中甫欲壽之堅珉以垂不朽。庶幾文忠公之忠節文章與詞翰均得照灼人眼目。詎非勝事哉。而中甫亦與永永無斲矣。成化癸卯春三月望後。長沙李東陽題。

蘇文忠嘗云。我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似嫌平生之願。今此奏牘乃因量移汝州而遂有乞住常州之請。正其向來所蓄素心也。且此本字迹既疏秀朗潤有晉人風而骨力結構又極勁健。信為真筆。華中甫欲鐫之以與好事者共宜矣。時弘治二年十月十八日。沈周敬書于東潭精舍。

昔歐陽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

也。今蘇文忠公所書乞常州狀僅二百六十餘字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于人固有出于故事之上者耶。梁溪華氏得此帖幾及百年。一日過余請題。漫書歐公語于後。此帖當為華氏世守之珍可也。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晦日。後學文徵明書。

東坡先生書山谷評為宋朝第一。謂其醞釀深厚。兼徐季海顏清臣李泰和之長而挾以文章妙古今忠義貫日月之氣。然行書雖多鮮有楷法。此表一一規摹晉人。又出于臨唐賢名迹之外。又文章忠義皆具見于此。尤可寶也。董其昌敬題。

右蘇文忠公乞居常州奏狀寶帖。故徐文靖公藏本。即都玄敬先生寓意編所載也。後歸梁溪華氏。同時跋者四人皆知名雅士。萬曆改元十月之望帖從華氏至予家。書凡二百六十四字。輕清峭拔絕不類坡仙。想進御謹嚴下筆如有神助。先輩評定謂與陳湖陸氏米楷寶章錄同妙。信天下第一帖也。跋尾題名謝采伯者乃義興宰奕修之父蓋天台名士云。古今印跋完備有傳授之緒。何殊寶晉齋中王略帖耶。應文肅觀日久愛莫能助。擬古卦名詩以志之。其詞曰。否困咸需訟。睽離垢蠱蒙。解頤履蹇遯。旅晉豫恒豐。右一臨觀革小過。師比震同人。大有隨屯賁。中孚益漸升。右二是歲嘉平八日。後學清河張應文彝齋竹窗手裝并記。

外錄

書畫舫云。先子累歲購求書法。僅得東坡小楷乞居帖真迹。至以蘇庵顏其居。珍秘不減米老王略帖。後因出示一惡客。為其借閱不還。雖酬價三倍而使佳人永屬沙吒利。可謂殺風景之極矣。幸手書跋稿尚存。聊附石刻左方云。丑志。

東坡書蓮華經 正書 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蓮池師之說法雲栖也。一鑒古者以東坡正書妙法蓮華

經捨入叢林。師恐後世或有貪冒妄取者。反為山門之玷。却而不納。其介如此。案年譜熙寧己酉公年三十有四。為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即此本也。

東坡春帖子詞卷 行楷書 粉箋本。

春帖子詞

翰林學士臣蘇軾進

皇帝閣

藹藹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
賜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皇太后閣

寶冊瓊瑤重。新庭松桂香。雪消春未動。碧瓦麗朝陽。
瑞日明天仗。仙雲擁壽山。猗蘭春晝永。金母在人間。
朝罷金鋪掩。人間寶瑟塵。欲知慈儉德。書史樂青春。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亦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彩勝作新年。

彤史年來不絕書。三朝德化婦承姑。宮中侍女減珠翠。雪裏貧民得誇襦。

邊庭無事羽書稀。閑遣辭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

葦桃猶在戶。椒柏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甲觀開千柱。飛樓擢九層。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觚棱。
九門挂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閑。崇慶早朝銀燭下。珮環聲在五雲間。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皪殘梅尚一枝。鹵館乍欣蠶浴後。煤壇猶記燕來時。

夫人閣

彩勝鏤新語。酥漿滴小詩。升平多樂事。應許外廷知。
細雨曉風柔。春聲入御溝。已漂新荇沒。猶帶斷冰流。

扶桑初日映簾升。已覺銅瓶暖不冰。七種共挑人日菜。千枝先剪上元燈。

雪消鴛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尚鎮帷。縹緲紫簫明月下。璧門桂影夜參差。

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翰林學士臣蘇軾進

元祐文忠任詞職。殺色正言古遺直。農占蠶兆九處三。官壺春吟存楮墨。周公側怛陳艱難。無逸幽風但耕織。豐竊灋澗遙相望。八百卜年終不忒。陳橋推戴出俄頃。安得累積同先稷。愛人忍詬戢兵端。舍己崇儉優民力。弭菑銷變壹以誠。三百年餘傳玉食。卿材相業富賢良。講席諫垣多道德。通都達宦固廉貞。遠縣小官尤謹飭。君子皓首畢典墳。野人黃馘常稼穡。祇今真迹落世間。象軸鸞標嚴設飾。先正已遠不可追。空使故臣泪垂臆。永康胡長孺。

殿閣位次春帖。自歐公涑水之後。惟有坡老因頌寓規。不但求工樂府而已。坡老欲以秦郎供帖子。豈非以其才調宜用于此耶。少游不歷此官。莫知工拙。周美成亦有才思者。代內制春帖子卅首率平平無奇。及讀楊廷秀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劉潛夫嘗充僉直。恨不得當筆措詞以續古人。使果楊劉為之又不知能如坡否。若徒緝綺麗諛說之詞。則在太白清平樂王建和凝宮詞下風矣。予曩年在道官見一本文雖完而字頗肥不及此軸遠甚。噫。元祐往矣。咸淳而後不見春帖者四五十年矣。黃金臺下白玉堂中今揮翰手代不乏人。太平典故行當拭目。錢唐淳祐遺民仇遠謹書。時與四明臧仁長僧本暢同觀。

好學神孫類祖宗。又安知他日紹聖之誤乎。今觀春帖却思宣仁社飯語。至今使人悲。此卷乃稅異父家物。異父學于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有師友雅言行于世并記諸此云。延祐丁巳季春廿三日。高郵龔璠書。

蘇文忠公文章翰墨稱妙天下。今觀此卷光彩動人。儼然一段承平古意。諸公題品在前。真希世寶也。夫復何言。延祐丁巳季冬廿三日。錢唐馬臻謹書。

東坡風流儒雅。照映當代。流落人間者不過文章字畫之妙耳。然世所寶玩。愈久愈珍。往年曾見此帖。使人咨嗟敬嘆。不意今日得觀親迹。可謂平生奇遇也。方今朝廷崇文重道。賢士彙征。必有人才間出。若此老置之玉堂中。則其忠懇切至見諸文章亦餘事也。延祐四年季冬二十三日。杭郡孫衍敬書。

坡翁寒食詩 草書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閨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勢未止。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右黃州寒食二首。

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 山谷跋

外錄

書畫舫云。東坡草書寒食詩當屬最勝。後有黃山谷跋。今在橋李項氏。行書烟江疊嶂歌在倉東王長公家。又見行書禱雨帖亦屬真本。乃是寫與錢濟明者。今在金壇于氏。又長公琴操帖村醪詩并

是名迹。

蘇東坡東武帖 草行書 紙本

東武小邦。不煩牛刀。實無可以上助萬一者。非不盡也。雖隔數政。猶望掩惡耳。真州房縉。已令子由面白。悚息悚息。軾又上。

一之。

孟頫。

南陽仇遠家藏。

坡公雖草草數字。能使人敬愛。非它書比也。廬山黃石翁觀。

巴西鄧文原拜觀。

坡翁自書八賦 原文不錄

外錄

曲洧舊聞云。東坡在儋耳謂子邁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墨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東坡芙蓉城詩并序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往來三世空煉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庭。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繞樓飛步高鈴。仙風鏘然韵流鈴。蓮蓬形開如酒醒。芳

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佳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都下高僉事家藏東坡哀江頭小楷。比此差小而結體稍疏。不若此書縝密也。至元壬辰。鮮于樞記。

坡翁書大小真草。得意率然。無不入妙。字形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此卷絕有黃庭神韻。為尤難得也。辛亥三月九日。延陵倪瓚觀。

袁登觀

嘗見秦太虛與坡帖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書近文及芙蓉城詩。恨不見其真迹。今觀此卷非醉時筆。亦不知為太虛書者否耶。結體有遺教經楷法。鑒者當自知之。己未四月。谷陽陳文東題。

陳迪敬觀

僕平生最愛蘇文忠公書。遨遊四方凡數載。獲觀公遺迹不下百數十幅。至于整齊縝密無如此紙。況芙蓉城詩又文忠公平昔大得意之作也。世有覽此者當具如西方大阿羅漢正法眼觀之。呵呵。吳郡醉生顧祿隨筆贊嘆。

文忠公水陸贊 原文不錄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

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山谷跋

蘇東坡一夜帖 行書 紙本

一夜尋黃居采龍不獲。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拓。更須一兩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細說與。纔取得即納去也。却寄團茶一餅與之。旌其好事也。軾白。季常。廿三日。

蘇長公耳聾詩帖 行書 紙本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人將蟻動作牛鬥。我覺風雷真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壞。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伴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次韵秦太虛見戲耳聾。

蘇東坡書劉錫敕 行書 紙本

宣德郎劉錫。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詔臣上敕承事郎劉錫。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特進爾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雪堂次傳道游廬山詩帖

軾謹次傳道先生游廬山高韵

塵容已似服輶駒。野性猶同縱壑魚。出入岩巒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窮窅驅前馬。幸有鳴夷挂後車。莫笑吟詩淡生活。當令阿買為君書。閔訖。幸即付去人送公弼郎中禹功太傅明叔教授各

乞一首。軾上。

東坡書阿育王塔銘 行楷書，原文不錄。

外錄

書畫舫云：東坡行楷阿育王塔銘。聞在陳季白家。未及見之。

坡翁畫記卷 行書，紙本。

形理論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并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董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博士逸才不能辨。與可知于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拳拳瘠瘠。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于天造。厭于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于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于其東齋。臻方治四壁于法堂而請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言之不妄。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于淨因方丈書之。

東坡先生以雄文直節高一代。而其英偉秀杰之氣發為翰墨者。姿態橫生。鋒穎道勁。尤非時人之所能及。此帖文簡意足。不易得也。好事者宜寶藏之。至正十九年。龍集己亥四月既望後學雙流宇文公諒謹題。

急雨蒼溪小繫船。手披翰墨憶坡仙。故家文物今煨燼。撫卷題詩一慨然。 吳成龍。

文忠公畫記有形理之說。真能發古人未言之微。惜湖州公竹枝不

與俱傳。俾今之畫家不得觀其自。惜哉。然文忠此記之妙似不專于畫。即書家亦然。點畫肥瘦者形也。結構圓融者理也。形具而顯。理隱而微。形非理弗備。猶文非理弗宣。今作畫之求于形似且不能況理乎。書亦惟于形又鮮得其似。若語于理無不惛然以為誕矣。文忠書本二王帖中來。故機軸成家。學者罕到。中間妙處。理形相傳。非漫然塗抹已也。此卷姑置畫而重其書。自當與文忠公并稱宇內神物矣。丙戌冬日。張靜題。

東坡與朱康叔簡

閨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之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為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倦。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篴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東坡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不可得。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蘇長公雜書琴事卷 原文不錄

元豐四年六月廿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携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軾。

右蘇文忠公真迹一卷。公之書雖縱橫斜直率意而成無不合矩度。深賞識其妙者惟涪翁一人。圓活明媚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蓋其才德文章溢而為此。故綢繆鬱勃之氣。映日奕奕耳。若陸東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置之顏魯公楊少師蘇文忠公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倪瓚。

癸丑八月既望。固始王晚觀于徐氏之耕漁軒。是日雨氣作涼。夜無來迹。展玩再四。因得窺見筆意。

胡儼若思。

坡翁此卷似徐季海。尤覺天真爛漫也。四明陳敬宗拜書。

成化戊戌歲五月廿六日。長洲吳寬吳江史鑑游銅坑山觀于下崦舟中。

右卷在都城隍廟吳□□家

蘇文忠公書杜工部檀木詩卷 行書 紙本

背郭堂成蔭白茆。緣江路熟俯青郊。檀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暫下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蜀中多檀木。讀如敝仄之敝。散材也獨中新耳。然易長三年乃拱。故子美詩云。飽聞檀木三年大。為致溪邊十畝陰。凡木所庇。其地則瘠。惟檀不然。葉落泥水中輒腐。能肥田甚于糞壤。故田家喜種之。得風葉聲發發如白楊也。吟風之句尤為紀實云。籠竹亦蜀中竹名也。

金華胡長孺淮陰陽炳龍鄺川劉鉉眉山程郇龍泉陳象祖廬山連璧富春潘夢得。大德辛丑立冬日同觀于胡氏顏樂齋。

此蘇太師真翰也。仲德先生其寶藏之。大名後進王執謙拜觀。大德丁未十月朔日。

山翁之孫庚白携以見示。獲寓目焉。至順癸酉春正月既望。莆陽黃珖敬書于海寧寓舍。

翥童子時師事南陽先生。時從舒君和父與先師嗣伯壽父同觀。今四十餘年矣。至正三年三月至長安鎮。過先師甥館之孫懋出示斯卷。嘆息之餘。不啻晨夕。敬書于後。用以識存歿歲月云。河東張翥。

至正六年夏四月。濮陽吳睿捧觀于長安章氏棣華堂。

文忠公墨迹多散落人世。然此卷題識觀玩者亦多先輩。皆物故殆盡。今存者特張君仲舉官至侍講。蓋侍講嘗學于仇仁近先生而此卷則先生舊藏也。展卷之際感念存歿為之慨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遂昌鄭元祐識。

臨川危素同四明袁士元拜觀。

昔先生嘗贊美杜子美詩顏魯公書。此求之于聲律點畫之外。今觀先生書杜詩後千百年宛然若日昨揮灑者。蓋寓精神于翰墨而材品所自到爾。倘拘以宇宙之得而論之是未可同賞妙也。宜自襲藏寶玩為尚。洪武己巳八月六日。嚴陵金冕志。

坡翁書大概骨撐肉。肉沒骨。自出新意。亦一快哉。今觀此書其字畫更圓熟道勁可愛。與余舊所見諸帖覓別。文幹當寶愛。以傳諸子孫于無窮也。永樂己丑春三月望日。吳郡姚廣孝識。

此卷鄉衮尚寶卿葛公所藏。唐思房得之。公字文幹。思房之母公之女孫也。成化丁亥予于濟南太守楊君必貴處見東坡所書醉翁亭記。字徑二寸。今又見此。并前元名卿碩儒觀者題名。是日也兼得拜瞻東坡小影于其裔。足以洗塵心而償夙念。觀者題名欲一疏之。第注易未暇也。尚有俟焉。希世之珍。思房宜秘之。虞

有力之楚人可也。癸卯歲月正壬戌日。姑孰謝理一卿跋。

東坡贈黎侯千文卷 草書

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將歸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于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軾。

承要墨戲。須醉乃作。今已斷酒矣。然數百幅間只擇得一二得意者。續當轉求為贈。賦啓。

苦霧收殘文豹別。怒濤驚起老龍蟠。

此東坡先生真迹千文全卷。實余內家南野堂中妙品也。南野先為劉氏物。今轉于文元所贈知吳中繼孟張先生流至南野。繼孟號博古。謂是書妙臻藏真筆法。可謂賞識至矣。然世寶東坡片簡數行不惜重購。況此千文爛熳奇崛。後又有漫書三篇不一而足。豈公神暢筆放。必在未斷酒時。興意有得彌卷。不然何能如此流快速哉。後學沈周。

弘治丁巳四月二十八日。觀于石田舟中。吳寬。

東坡先生千文學懷素筆法。古宕可愛。嘗見黃山谷放筆不類平生書。乃不知東坡亦爾。蓋宋時學書皆出于長沙。時一為之不至爛熳。政欲守古人法度多尚行押體。又如禮法從容略一作醉客耳。董其昌觀并題。

外錄

書畫舫云。雪堂草聖千文計共九紙。案跋蓋為儋州黎子雲作。筆勢奕奕動人而公啓中甚不自滿至有轉乞草聖以贈等語抑何過自貶也。又云借酒助氣自是旭素遺風。非深于書學者不能道耳。吳郡後學張丑。

獲觀東坡先生草書千文竟。謹案王宗稷年譜云。元符改元。先生在儋州時年六十餘矣。食芋飲水著書以自樂。且又謙冲下士日與諸黎游無間也。亦嘗偕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作詩投贈。今千文自跋稱述黎侯盛德兼叙山川奇勝。定為子雲所作無疑。筆法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人。非挾大海風濤之氣以酒助其豪放胡能有此奇特耶。百世之下。先生英姿勁節。真可想見于筆札間耳。丁巳修禊日雨窗走墨記。

蘇文忠公詩帖小冊 小行書。白粉宋紙本。

別君二十歲。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型。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須煩凌雲手。去作一蜀星。蒼苔高臥室。古柏文翁庭。初聞編簡香。始覺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桐竹養修翎。嗚呼應嶰律。飛舞集虞廷。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送家友國教授成都。

黃太史有言。東坡居士立朝而意在東山。今觀所賦郭熙平遠。則有聲句中可以想見。惟公之生眉山。草木衣被聲光盛矣。況家中之才子兼資文武著緒縉紳偉然于元祐碑中。蓋其筮仕之初也已蒙文忠印正。則知公之所以範模後進。于家氏之所以步趨前修。有以增岷峨之高。浚錦江之清矣。三復敬嘆乃書。至元辛巳秋分。石礪陳有宗。

蘇東坡虎跑泉詩卷 行書。白紙本。

游虎跑泉 賦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敲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右蘇文忠公真迹。此詩不載集中。虎跑泉一在丹陽一在錢唐。公嘗通判杭州則此泉蓋在錢唐也。至正元年二月壬寅。朵余直班跋。至正元年四月晦。揭傒斯觀。

張翥同觀

余往來成蜀西。因迥鎮過峨眉謁三蘇堂于蘇氏族人處。幸獲拜觀老泉東坡妙墨。乃知此帖非贗也。至正辛巳舉月尚急日。述律鐸存道書。

至正元年端陽日。兵部侍郎揭思謙崇文少監杜秉彝秘書太監伯篤